

剧本和策划

中国强迫电视认罪的背后

最新发布的主要英文报告 'Scripted and Staged' 的调查结果摘要



safeguard
DEFENDERS

针对专制政治的兴起，亚洲法治和媒体自由的侵蚀， **Safeguard Defenders** 致力于直接与人权捍卫者，女性人权捍卫者以及整个民间社会一起努力实现可持续解决方案，并敦促改变。凭借在压制性的条件下开展和管理项目，培训民间社会，并面向处于风险的人权捍卫者协调紧急行动的广泛背景， **Safeguard Defenders** 为捍卫争取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前线维权者提供支持和指导。

<https://safeguarddefenders.com>

Safeguard Defenders 同时也支持和运作：

- **RSDLmonitor.com** | 随着揭露中国滥用秘密监狱的书籍《失踪人民共和国》出版， **Safeguard Defenders** 支持并建立了此专门深入研究针对秘密监狱的使用的信息中心网站。

<https://RSDLmonitor.com>

- **PracticalDigitalProtection.com** | **Safeguard Defenders** 在此项工作中为处于敌对环境中的人们提供必要的 IT 能力和方法，用指南《数字安全实用手册》——列举出 IT 工具是如何被用于对人权捍卫者不利的情形，并提供解决方案。本手册已经上线英文版、越南语版、中文版，土耳其语版也即将上线。

<http://practicaldigitalprotection.com>

英文版报告全文（120 页），PDF 版可在此获取 <http://rsdlmonitor.com/new-report-offers-backstage-pass-to-chinas-forced-tv-confessions/>

内含特色插图的 A4 实体书，可通过亚马逊全球网站购买，请点击

https://www.amazon.com/dp/1983743372/ref=sr_1_1?ie=UTF8&qid=1523286425&sr=8-1&keywords=scripted+and+staged

“关于上电视接受采访的这个事情，真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很难用简短的语言说明，期间我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至今难以形容，而且我不知道怎么去讲述，我其实想尝试将此详细的过程说出来，但总是觉得很难过，我仍然难以克服心理阴影。但我知道我应该说出来，哪怕仅仅以这种简单的形式。”

王宇，人权律师

自 2013 年 7 月，中国对被拘留者实施强迫认罪的行径才开始受到世界的关注。当时第一例高知名度的认罪正在被广播中：梁宏，英国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公司中国区的高级负责人，出现在国家广播电视 CCTV，为他的贪污行为认罪。此举不仅违反了中国法律中公平审判的权利，也违反了国际上多个人权保护法。从此以后，一个接一个的强迫认罪高调地被播出，**包括多个外国国籍持有者**，他们的认罪视频被在中国的官方电视台播出，有些案件则由香港的媒体播出。

《剧本和策划：中国强迫电视认罪的幕后》分析了自 2013 年至 2018 年间被播出的 45 例电视认罪，采访了十几位相关人士，包括受害者、家属和律师。他们的证言揭露了：

- 警方通过威胁，酷刑和制造恐惧氛围强迫被拘留者认罪；
- 警方全面掌控强迫认罪的进行，他们会安排被拘留者的“着装”；写下认罪“脚本”并强迫被拘留者记住它；指导如何“表达”他们的台词——包括在一个案例中，被拘留者被要求流泪哽咽；在对结果不满意时，他们会要求一遍一遍的重录；
- 进行播出的媒体积极参与了这些认罪视频录制过程，从使用警方提供的提问脚本，隐瞒有组织的认罪事实，到通过对警察和评论员的采访，描绘出嫌疑人有罪的形象，制作出诡辩的新闻包播出。虽然通常这些被拘留者并未被判有罪。

“偷拍，剪接，偷上电视，大骗局。”

明，人权捍卫者

中国的电视认罪让人联想到历史上的暴力和有辱人格的政治迫害事件。它们被比作斯大林的摆样子公审，以及中国文革的公开斗争大会。电视认罪这种违反权利的行径，在今天，只有像朝鲜和伊朗这样的政权才会实行。他们剥夺了嫌疑人的应有程序；侵犯了公正审判的权利，无罪推定，保持沉默的权利，不得自证的权利和受到保护免受逼供和酷刑的权利。这些都是基本人权，主要是国际习惯法的部分，无论条约批准如何，这些国际习惯法对所有国家都具有约束力。

“见到了儿子的照片，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我都麻木了，机械的按照他们的说法进行了谴责，现在我记不清楚当时我都说了什么。”

包龙军，法律活动人士

布景

中国的电视认罪，按照它们被录制的方式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监狱式**的认罪，显示被拘留者在监狱或看守所的背景下，身着明显的囚服（通常是一件监狱马甲，有时候是监狱工装服）。通常他们都被戴上了手铐，被锁在审讯椅的挡板之下。其中许多人被剃了光头。有时候镜头场景是他们被警察夹在身侧一起走过一条牢房走道，有的正接受着审讯，有的画面显示被拘留者正在一张“供认书”上按下手印。



到了 2015 年，另一种**中立式**的认罪开始变得流行，特别是针对“人权”的案件。在这一类型下，被拘留者一般以非羁押场所布景出现——可以是一个宾馆房间或一个办公室。2016 年 8 月王宇的第二次认罪视频，就在一个花园。他们穿着便服，在视频中不会出现手铐或光头；而且经常（但不是全部）是认罪人单独出现在视频中，不会有明显的警方在场。



目的

中国的电视认罪目的远远不止承认某人的罪行这么简单。它们通常包括自证其罪，悔过，以及对他人进行不利的指控。嫌疑人向他们的家人、追随者和中国政府道歉；他们告诫他人不要重复他们的错误；他们恳求宽恕；保证不再犯罪。涉及“人权”案件的被拘留者一般承认或指控他人所犯“反华”罪行，比如密谋推翻共产党。

而中国的电视认罪背后为政治动机的证据，可从大量嫌疑人所做的声明中看出，在此项研究中我们将之分类为**否认**，**谴责**和**捍卫**（英文我们简称为三个 D – **Deny, Denounce, Defend**）；视频中的陈述通常与承认某项罪名并没有关系；它们频繁发生的情况有力的表明电视认罪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宣传工具；三个 D 的情况在人权案件中尤其普遍。

- **否认** 否认声明针对反驳外界对中国政府就拘留或被拘留者待遇的批评
- **谴责** 谴责声明是自我谴责或对他人的、组织或甚至国家的谴责表达
- **捍卫** 捍卫声明则是那些表达支持共产党，或者任何党的机关和行动的言论。包括对党、政府、警方、司法机关的赞美和支持，以及对所有行动的赞同，包括各个大抓捕行动。

摘录证词

该报告全文包括了来自超过 10 位强迫电视认罪受害者，受害者家属，那些录制了认罪视频但没有被播出的人，也有来自律师和评论人士的采访和书面证词。以下为来自三位此类证词中的摘录内容。

Peter Humphrey（彼得·汉弗莱）是一位英国公民，他在中国经营一家调查公司，2013 年 7 月他和妻子因为一件被广泛认为具有政治动机的案件遭到拘留。他接受录制了两个电视认罪视频，一个在 2013 年 8 月，他被逮捕后不久，另一个在 2014 年 7 月他的庭审之前。汉弗莱先生于 2015 年 6 月因为医疗原因被释放后，现与其妻居住在英国。



当时录制的布景设置就像一个小型的法庭。现场有一个很大的讲台，后面的长凳上坐着几个官员。

在房间的正中央放着一个由铁栏组成的笼子，在笼子的里面是一把椅子，椅子上有一个可以锁住膝盖的横杆。我当时被戴上了手铐，虽然我还没有被定下任何罪行，但我已经被穿上了橙色的监狱马甲。我被安排坐在这个铁笼内带锁的椅子上，被一帮所谓的记者和不少的警察包围着。这些警察中包括我的主审丁和另一位级别差不多的警察，那位警察是继丁之外第二主要的审讯官，姓包。还有一位在场的警察叫鲁伟，他曾出现在与我们案件有关的一些中国媒体镜头中。

丁（他的主审官）领导整个录制过程。他手上拿着脚本。当时的情况下，所有的警察都穿着制服，在之前我从没有见过他们穿制服，通常他们都穿着便服。

到了录制的时刻，我迷迷糊糊，又震惊，戴着手铐被锁在一间被所谓的记者和警察包围的审讯室内的铁笼内的一把铁椅上，他们将镜头穿过铁笼的间隙拍我……我在里面完全的被穿过铁笼的聚光灯和镜头包围住了。那是一个相当可怕的场景。

文(匿名)是一位人权捍卫者，他被录下电视认罪前遭到了拘留和酷刑，后来在视频录制不久后即被播出。



事情变得越来越明显，原来不是这么一回事，他们要的是又一个强迫电视认罪节目。最后，我想我的自由还是更为重要，因为他们并没有坚持让我在视频里称某个人为罪犯，我只是重复的说着其他人在他们的视频里说过的东西。不过，有一件事很明显，则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我被他们要求逐字逐句地背下他们决定好的脚本，没有商量的余地。

两个主审从后面的房间进来时都拿着一张纸。后来我才知道那张纸上写的是我的问题和答案，为我在摄影机前读出这些答案做准备。我必须要将这些答案背下来。后来，当我们在录制的间隙，他们会不时地加入一些内容，或者临时修改我本来要说的台词。当我们开始录制后，他们不仅仅决定我要说的内容，还包括我怎样去说：包括我的声速，确切的用词，我的脸部表情。

当摄影师完成灯光的设置后，我们就开始录了。姓包的先念出问题，所有的一切都是经过了编排的，这个过程大概持续了七个小时，我都记不清中间到底重录了多少次。其他的官员则在录制现场充数。当然，你在镜头中永远看不见他们。我必须按照他们给的台词一字一句的念出来。

王宇是一位人权律师，包龙军的妻子，2015年7月作为709大抓捕的一员被拘留。她被上过两次电视认罪，一次在2015年10月，谴责那些尝试将她儿子偷渡出境的人，另一次在2016年8月，当她被取保候审之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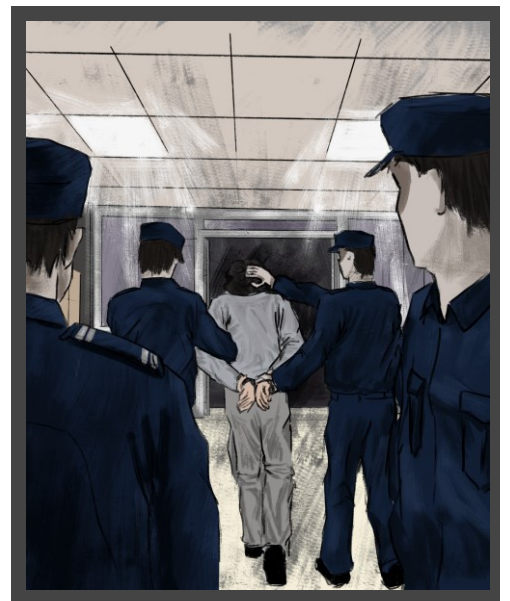
2015年10月10日半夜，我刚刚睡着就被叫醒了，看守我的小姑娘告诉我说，一会儿预审来，我问她们现在是几点了？她们告诉我半夜十二点，我在心里画了个大大的问号！我刚刚穿好衣服，两个预审就进来了，他们满脸的凝重，我们都坐好后，他拿出两页纸递给我，我打开一看，第一页上是云南省公安厅发给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的一份电报，上面写的内容大概是：在云南抓到几名偷渡边境人员，其中一人是内蒙古的，姓名包卓轩（王宇之子），年龄16岁，是乌兰浩特一中学生；第二页上赫然是我儿子的一张大照片，明显是像我们被抓后送到看守所时办理入所手续时，背靠印有标尺的墙壁拍摄的，照片下面写着：犯罪嫌疑人，包卓轩。我看完之后当场就昏厥过去了，不知道多久之后我才醒过来，我当时躺在床上，身边有几个平时为我们体检的医务人员。我这时仍感觉天旋地转，无法呼吸，那几个医务人员看我醒来了，说我血压太高了，给了我吃了一片降压药就离开了。



这时，预审进来了，告诉我说，你儿子被反华势力给带走了，但所幸的是，公安人员把你儿子带回来了，现在在云南，你要不要救你儿子，就看你的态度了。我当时真的都懵了，问他们，怎样救呢？

他们说要录个视频给公安部领导看，表明你的态度，我说录什么视频？表明什么态度？他们把我说的内容写到一张纸上，让我背下来，大概内容是谴责某某反华势力什么的吧？

然后，他们打开平时审讯时用的电脑摄像头，并且对我说，你看这就是给上级领导看的，要是给你放到电视上，那就要用正规摄像机了。然后，过了两天，他们就来告诉我说，领导看了很满意，你儿子已经被放回乌兰浩特了。——这是第一次所谓上电视的经过，但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要上电视，直到我被送回乌兰浩特后，我才逐渐在我父母和朋友处得知那时他们毁掉了对我不上电视的承诺！



……我所做所思所想基本就是这样，我已一一做了说明，我不企盼得到世人的谅解，我仅仅是想说，孩子是我的一切，当时那种情况，也许我只能选择那样做！

中国媒体以及建议应对措施

在中国，所有的媒体，不管是国营、党营还是私营媒体，都受到党的控制。三月，共产党还宣布将重组它的海外媒体，成立一个叫“中国之声”的巨大宣传机器。北京对它的党媒/官媒全球化的积极性推动——包括在那些禁止在国内使用的社交平台上。“讲述中国的故事”意味着这些对人权的侵犯行为最终会流向屏幕，以装扮成“新闻”的形式。媒体组织在强迫认罪剧本和策划过程中与警察合作并播出这些供词，无论他们是中国国家媒体还是私人媒体，都与中国政府犯下这种有欺骗性的、非法的侵犯人权行为一样的罪行。

欧盟在 2013 年对伊朗媒体进行强迫认罪的转播后采取了旅行禁令和制裁。我们敦促各国对中国媒体和个别负责人采取类似的制裁，除非中国立即停止此类电视认罪的使用，并依法为所有在押人员提供中国法律中列明的法律保护。

关键调查结果

- 所有的强迫电视认罪都在被拘留者未被审判之前进行，且几乎所有认罪都在未被正式逮捕前
- 一些强迫电视认罪是在当事人的家人、孩子和爱人遭到威胁的情况下接受录制
- 许多电视认罪由警方全权策划和操控剧本台词
- 媒体通常充当积极的合作者，不仅仅只是传播，会帮助警察或国安对受害者进行采访，提供设备，录制认罪视频，为下一步的播出进行广泛的后期制作
- 许多人权捍卫者感到失去了群体的支持，因为很多时候人们并不明白让他们录制这些强迫电视认罪视频的背后真相
- 针对外国人或与外国有关联的案件，电视认罪往往在外交政策上发挥重要作用
- 那些正常的犯罪，如毒品交易或金融犯罪等，电视认罪通常直接面对罪行。但涉及到律师，记者和其他人权捍卫者的认罪，他们的“认罪”通常都很模糊，而且从不会直接提到某个特定的罪行。

英文版报告全文（120 页），PDF 版可在此获取 <http://rsdlmonitor.com/new-report-offers-backstage-pass-to-chinas-forced-tv-confessions/>

支持我们的工作 - 在亚马逊全球购买“Scripted and Staged”内附特色插图的全彩实体书。网址：
https://www.amazon.com/dp/1983743372/ref=sr_1_1?ie=UTF8&qid=1523239107&sr=8-1&keywords=scripted+and+staged

电视‘认罪’

